



# 鲸群离去

IO·雷特海乌著

陆永昌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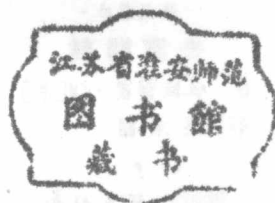
漓江出版社



白熊丛书



# 鲸群离去



126853



000754856

I512.45/13C

·白熊丛书·

## 鲸群离去

[苏]Ю·雷特海乌 著

陆永昌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灵川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87000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ISBN7-5407-2047-6/I·1276

定价: 8.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 “白熊”百态

## ——“白熊丛书”总序

● 宋安群

“白熊丛书”是漓江出版社从俄罗斯购进版权翻译出版的封闭型小丛书，包括 8 部苏联文学作品，其中 6 部是小说，1 部诗歌，1 部散文。

我们说这套丛书是苏联文学作品，而没有在“苏联”这个名词之前冠以一个“前”字称之为“前苏联”，是考虑到苏联毕竟是一个历史的辉煌存在，苏联文学也堪称是历史的辉煌存在。虽然苏联国体的构成关系今天已从地球上消亡，然而“苏联”这个历史、地域的概念，却已令人无庸争辩地永远固定于史册之中。

这套丛书的作品，从整体质量来说，是整齐的，每部都是苏联文学的精粹。不

论是 30 年代创作的,还是 80 年代创作的,其作者都是苏联的著名作家。这一部部作品作为一砖一瓦,已经当之无愧地砌入了气势恢宏的苏联文学大厦。

《切文古尔镇》是这 8 部作品中创作得最早的小说,然而又是发表得最迟的小说,它 1926 年写出,而迟至 1988 年才得以问世。作者是普拉东诺夫(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ич Платонов, 1899—1951)。这是一部内容复杂、幽默怪诞、妙趣横生的小说。它描写一批空想共产主义者试图马上建成共产主义,认为“生产商品必然导致剥削、压迫,创造出足够的物质成果必然导致战争”,认为世上只剩下无产者的时候,共产主义就会自行到来。这些人脱离人民,脱离实际,在一个小镇里,或靠吃泥土过日子,或专拆房子求痛快,或以枪毙资产阶级为乐事,不从事物质劳动,精神畸形膨胀,坐吃山空,最后终于遭到毁灭。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早在六七十年前,作者就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观照社会,观照人类的命运,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不畏强权的压制,明确宣示为他所处的时代、为他作品的主人公、为人类的某些荒唐行径深感痛心和哀戚,并发出“再也不能那样做,再也不能那样活”的沉重吁叹来警醒世人。

《解冻》是爱伦堡(Иль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Эренбург, 1891—1967)的代表作之一,是苏联文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小说诞生于 1956 年。作者的笔触深入到斯大林逝世后的 1953 年至 1954 年间苏联面临的思想动荡及改革状况。对官僚主义者的无情抨击、对势利小人的辛辣嘲讽、对高尚

纯洁的知识分子的热情讴歌，其力度在当时是十分强劲的。特别是作者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在万马齐喑的当时苏联社会，是相当有胆识的非凡之举。《解冻》的发表，传达了苏联政坛政治气候解冻的信息，标志着社会生活解冻、文化生活解冻、作家心灵气候解冻的开始。随后应时而生，一批类似的作品波涛般地涌出。“解冻文学”一词也由此产生，并进入了文学辞典。《解冻》这部作品因而也成了不仅一时风靡苏联，同时还风靡世界各国的畅销书。

《牧童与牧女》是获1975年俄罗斯国家文学奖的小说，作者是阿斯塔菲耶夫（Виктор Петрович Астафьев，1924—），另一部著名的小说《鱼王》（获1978年苏联国家奖）也出自他的笔下。他描写战争的作品，始终贯穿着“善”终将战胜“恶”的信念。在这部被被誉为“独特的悲剧性的散文长诗”的小说《牧童与牧女》中，作者将战争的场景及战争生活影响着人们心灵的变化描绘得细腻非凡、纤悉无遗，以特别沉重的笔调来刻画严酷的战争如何把善良的人们之心灵恶化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作品似以浪漫的手法开篇，随情节的发展，却无论如何也浪漫不起来，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深沉的现实主义之中，其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由此而倍增。

《活下去，并要记住》也是一部描写战争的作品。作者拉斯普京（Валенти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Распутин，1937—）是一度苏联国家文学奖得主。这部小说写苏联卫国战争后期，一位伤兵归队途中私逃藏匿于故乡的山谷之中，战争胜利后不敢露面。其背叛行径，使妻子心灵上蒙受耻辱，使她背负着

深深的罪恶感，以致怀了逃兵的孩子而不惜说是与人通奸所致，往自己脸上泼污。最后，这善良的妻子竟投河自尽以洗清“同谋”之罪。拉斯普京的笔触就是这样深深地进入到人们十分隐秘的内心世界，搅弄世人最怕触及的心灵里最脆弱的那根道德琴弦。哪怕只要背叛人民一次，就会成为终生的叛徒——拉斯普京严峻的告诫，不由得人们不心灵震颤。这部作品一发表，立即引起苏联文坛及读书界以及苏联社会的强烈震动，成为当年的最畅销书，并获1967年苏联国家文学奖。

《妈妈与中子弹》是获1982年苏联国家文学奖的作品，是一部2000多行的长诗。作者叶甫图申科（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Евтушенко，1933—）是涉足诗歌、小说、电影三领域的才华横溢的作家，他周游过包括中国在内的80多个国家。在他的代表作《妈妈与中子弹》里，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具有广阔无边、五彩缤纷场景的独特世界。他的长诗的故事，一忽儿发生在苏联，一忽儿发生在意大利，一忽儿发生在美国，一忽儿发生在中东……天上与人间、神话与现实、幻境与现世，巧妙地糅合为一体。作者将自己的家人，祖父、祖母、母亲等等，视为世界公民，赋予他们不平凡的精神和意识。2000多行诗跌来宕去，一气呵成，抒发了作者对人、对战争、对和平、对人类命运的不尽思索。

《鲸群离去》系苏联楚克奇族作家雷特海乌（Ю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Рытхэу，1930—）的精彩之作。这位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少数民族作家，对于科学小说、科幻小说、荒诞小

说均有所涉笔。《鲸群离去》副标题为“现代传说”。作品以民族史诗及传说的腔调叙说大海边人与鲸的传奇故事。那里的鲸与人十分相亲，常帮助人解决许多困难，帮人渡过一重重难关。有些鲸还变成了人，与人相爱，生儿育女，世代共处。一只神奇的鲸活得最长，因为它变成人时，获得了人深深的爱。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开始变得贪婪，黑手伸向了鲸，大肆捕掠鲸群。连那只神奇的长寿鲸也被标枪射杀。鲸群帮助过人，人却背叛了它们。鲸群终于伤心地离去，留给人们的是自省的叹息。作品于温软的叙说中藏着锐利的机锋，它向人类咄咄逼问：你们是不是过于妄自尊大了？是不是愚妄地自称为“大自然的主人”而又将要毁了大自然？

《红莓》是小说、电影双栖作家舒克申（Василий Макарович Шукшин, 1929—1974）引人瞩目的佳构。作者的广角镜头一直追踪一个进城的农民的历程，描绘他的奋斗和情爱，描述他如何从迷惘到堕落，又如何从悔恨到觉醒。舒克申对于农民进城之后的命运十分关注，对于他们的精神、道德的演变过程尤有兴趣，并深有研究，故而其塑造的形象特别鲜活、可信且深刻、动人。《红莓》的发表，引起过苏联文坛的瞩目。由作者自己改编的同名电影，曾获1974年举行的第七届全苏电影节主奖，1976年他病逝一年多以后，被追授列宁奖金。

《金蔷薇》可以说是一部美文，题材很美，叙述得美，描写得美，即使翻译成中文，其文字之美也还能明晰可感，其“锲而不舍地追求美”的气息，开卷便扑面而来。作者是巴乌

斯托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Георгиевич Паустовский, 1892—1968)。他的传记小说、历史小说、科学小说虽在苏联都有影响,但他影响最大的作品莫如《金蔷薇》。这部作品写成于1956年,用散文诗的语言、小说似的铺叙,将文学劳动、接受美学、创作经验、名家创作情况等等内容,细声细气地娓娓道来。作品内涵相当丰富多彩,却没有反射出作者一丝炫耀才学之故意。阅读此书,使人竟有甜滋滋的快感。神妙如此,可见作者之功力。此书由于内容富于魅力,其文体之妙、语言之美、在有限的篇幅中容量如此之大,为文坛少见,因而成为极受读者欢迎、常印不衰的散文作品。

丛书的构成是一种组合。按宗旨、功能追求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组合形式和内涵。“白熊丛书”的出版,意在捧取苏联文学长河浪花之一掬,让其折射出耀人眼目的辉泽;告诉人们,即使在十分复杂、艰险的社会环境中,苏联作家中的一些人,依然扣着文艺家的良心,禀着追求真理的胆识,保持着独立不羁的个性和刚正不阿的品格,忠于人民,上下求索,精磨细炼,一心去创作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学作品。“白熊丛书”以8部中型作品为组合,想以一种短小精当的形式,注意思想内容、主题、选材、形式、艺术特色诸类型的代表性,让读者从一滴水看大千世界,领略苏联作家的创作风貌。

我没有思索过,究竟篇幅中型如本丛书中的各部作品,是不是就不能称为博大精深,但我敢肯定,优秀的作品,不论其长短,必能以一当十。这套小丛书的8部作品,多元纷

呈,仪态万方,有刚有柔,庄谐兼及,各有其独自の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其精彩可读,必然会赢得读者的喜爱。

按接受美学的说法,读者阅读、思索、理解的行为,当视为参与作者创作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参与“丛书”这8部中译作品创作的将会有成百上千位中国读者。我不知道读者读后,对这些作品将会有何等复杂不同的感受,对这8位作家将会有何等丰富迥异的印象。我认为,至少,刚正如普拉东诺夫,大胆如爱伦堡,深刻如阿斯塔菲耶夫,严峻如拉斯普京,奔放如叶甫图申科,含蓄如雷特海乌,深情如舒克申,智慧如巴乌斯托夫斯基,都是值得我们尊崇、追随的。这套“丛书”的作品反映出的社会生活和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它们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独特性等等,也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好借鉴的。

1996.6.8

·译本序·

## 人性的悲剧 人性的呼唤

——《鲸群离去》及其他

提起俄罗斯作家尤里·雷特海乌，知道的人应该说很多，当他作为一颗耀眼的新星刚刚在苏联文坛升起时，1953年，新中国建立后创办的第一家介绍外国文学的权威刊物《译文》（后易名《世界文学》）就介绍了他的

小说《窗》。那时，他还是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小伙子，而如今逾花甲的他，已经是俄罗斯联邦国家奖获得者，不但在俄罗斯文坛赫赫有名，而且在世界多民族文学中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毫无疑问，这不仅仅是时间的变迁，而主要是作家几十年如一日的孜孜不倦追求的结果。自从作家1953年发表了描写家乡人民生活变化、被评论家视为文坛大事的短篇小说集《我们海岸边上的人》之后，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只要瞄一眼附在本书后的作家发表的不完全的单行本目录，就可以看出作家对创作所倾注的大量心血。当然，重要的不是量，而是质的飞跃。在这期间，使他蜚声国内外文坛的是他创作的三部曲《冰雪消融的时候》(1958—1967)，长篇小说《在小白兔的山谷里》(1963)、《艾凡古》(1966)、《初雾之梦》(1970)、《白雪》(1975)、《永久冻土带的解冻》(1977)、《希望岛》(1987)等引起社会重视的作品。

尤里·谢尔盖耶维奇·雷特海乌1930年3月18日生于楚克奇族一个猎人的家庭。他的

家乡——一片永久冻土带，地处俄罗斯的最北端，隔着白令海峡，与美国的阿拉斯加遥遥相望。那里终年白雪皑皑，正是这严酷的自然条件造就了一千多万楚克奇族人的剽悍、开朗、不屈不挠的顽强性格。尽管楚克奇族有文字的历史并不长，但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他们产生了丰富的口头文学。雷特海乌从祖母和其他亲属那里听来的楚克奇的传说与童话，孕育了作家的创作。他的自传体三部曲《冰雪融化的时候》描写了一个名叫约克的小孩怎样在民族文化的熏陶下成为一个作家，它反映了作家成长的过程。雷特海乌的创作深深地扎根于自己民族的土壤，在描绘楚克奇人民五彩缤纷的生活风俗画卷时，体现了为广大读者乐于称道的鲜明的民族特色。

作家于197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鲸群离去》是一部令人瞩目的作品，它反映了作家创作的这一基本特征：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鲸群离去》描写了永久冻土带的传说：海边的人都是鲸鱼变来的，伟大的爱使鲸鱼雷武变成了人，

他与海边的姑娘纳乌结合，成了人类的祖先，“鲸鱼与人——都同属一族！鲸鱼与人的结合，使陆地与大海生出了人，他们的牧场，就是海浪与苍穹，就是寒冬时光的冰层！海上的波浪结冰后，转向了冻土带上的山丘，它们长出了青草，它们点缀着色彩斑斓的野果；冻土带上有了一切，有了生命，在海浪中有了自己的兄弟……鲸鱼与人，同属一族！我们都是海洋与陆地的兄弟！我们的诞生，就是为那永恒的友谊！”像《鲸群离去》这样直接根据楚克奇传说，童话创作的小说，在作家的创作中占有很大的分量，比如《当代传奇》中《妖怪》的基础就是源于楚克奇古老的传说：猎人被浮冰漂走或是风刮走后，总是变成吃人的妖怪，谁见到他都要把他杀掉。作家利用这一传说，描写了被漂走的猎人和留在岸上的妻子忠贞不渝的爱情。一个是坚信自己的丈夫活着，坚信丈夫仍然是个“人”，尽管她被别人强占，但她仍然要活下去，要等待丈夫的归来；另一个则冒着被不理解、受根深蒂固的传统束缚的兄弟们射死的危险，依旧坦然地向着

“爱”走来。作品意在唤醒人们与落后、残酷的旧传统决裂，同时热情歌颂纯洁的爱情。纵观其作品，我们不难看出，即使是作家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也大量穿插着富有哲理性的楚克奇民间传说、神话、民谣。传说、民谣常常成了雷特海乌作品结构的开端，成了衬托作品人物命运的象征。比如在评论界、读者中获得最高荣誉的长篇小说《永久冻土带的解冻》以及中篇小说《最漂亮的船》都是如此。可以想象，雷特海乌的作品在俄罗斯被称为“楚克奇艺术编年史”，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当然，其艺术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也无疑是受了丰富的俄罗斯作家创作的重大影响。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可以大胆地说，在我的艺术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中，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从普希金到高尔基，乃至肖洛霍夫，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家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作品强烈地反映了时代特征，并以问题尖锐而闻名遐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显得更为辛辣、锐利。正如俄罗斯评论家所说的那样，雷特海乌在“创作

中探讨的问题不但逐年没有丝毫的减弱,而且变得更为宽广,变得更为深刻、尖锐,越来越具有普遍的人道主义情调”。在1986年发表的《天外来客》中,作家利用夸张、幻想的手法,提出了当前生活的迫切问题:毁灭现代文明的不仅仅是核大战,而且包括官僚主义,因为它“在生产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甚至在居民个人生活领域中都建立了一整套极其荒谬的行为法则,企图以此把多样化的生活图表化、命令化”。

在讨伐危及人类文明的邪恶方面,可以说《鲸群离去》颇具特色,更有其代表性。人在大海觅食时,常常得到鲸鱼的帮助,每当遇到什么风险,他们都在鲸群的帮助下,化险为夷,人和鲸鱼亲如手足,他们就这样一代代地生活着。多少年过去了,有一个叫阿尔马吉尔金的出生了,他从小就厌烦老纳乌的关于人起源的故事:又黑又难看的鲸鱼怎能是他的兄弟姐妹?他认为,人的幸福就在于力量,人应该征服一切,人是大地的主人,没有必要感谢鲸鱼在人觅食时对人

的帮助。人们中有些人渐渐地在心里、在口头上同意阿尔马吉尔金的观点,不再听信纳乌老太应该“凭良心生活”、“应该互相关爱,不要只考虑自己”的“老调”。有人开始争做“主人”,显示自己的“力量”……纳乌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健康,她衰老了,一副病态,她预感到的风暴发生了,最后,阿尔马吉尔金的弓箭、标枪射向了鲸鱼,一条鲸鱼倒在血泊之中……象征着伟大之爱的纳乌老太也倒下了,人们在原来打死鲸鱼的地方找不到死鲸,却看到了一个黑发死人……

鲸群离去了,人的朋友、亲密的朋友离开了人,人曾经信任、依靠、寄予期望,在人的最困难时期帮助过人的鲸鱼离开了人。它们离开是因为人欺骗了它们,背叛了它们……

作品是以传说写成,其实,它并不是传说,作家在副标题上特别加上了“现代”二字,作品以强烈的责任感,呼唤伟大的爱,作品敲响了警钟:正是伟大的爱使人具有了区别于动物的人性,一旦失去了伟大的爱,一旦毁灭了人性,也